

質人

史悌芬 · 海姆著

新文藝出版社

人

史悌芬·海姆

人

質

徐汝椿 陳良廷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一九五六·上 海

Stefan Heym

Hostages.

根據 G. P. Putnam's Sons, New York, 1942 第二版譯出

人 質

史梯芬·海姆 著

徐汝椿 陳良廷 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零壹壹號

上海市印刷五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 號 1197

開本 850×1168 耗 1/32 印張 13 1/4 插頁 1 字數 304,000

(原平明版印 12,000 冊)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新一版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3,000 定價(6) 1.30 元

雜誌·藝術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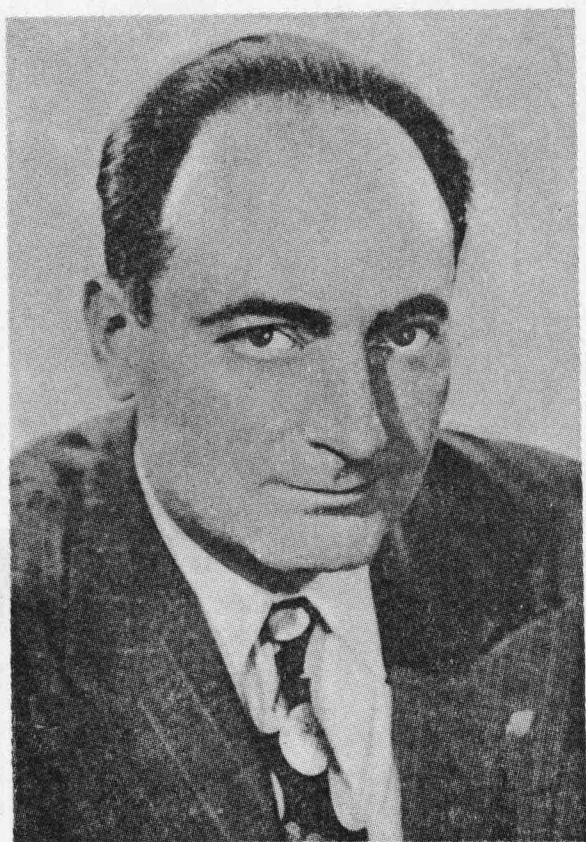
內 容 提 要

這本書是最近遭受美國反動統治階級迫害流亡到民主德國避難的反法西斯文化戰士史梯芬·海姆一部重要作品。

故事以淪陷在納粹鐵蹄下的布拉格為背景，有一個德國中尉厭世投河自殺了，蓋世太保藉此生非，在出事地點逮捕了二十個捷克人作為人質，並張貼佈告要兇手投案，不然就槍斃人質作為儆戒，從人質身上發展出無數動人的故事，人質中有一個捷克地下英雄叫楊諾錫克的，他憑了無比的機智混過了蓋世太保，出獄完成一件重大的任務，使得碼頭工人及時炸燬軍事倉庫，阻礙德寇把軍火運到東線投入侵蘇戰爭的計劃，任務完成回獄，受盡德寇的毒刑拷打，表現了英雄不屈的偉大品質，最後壯烈犧牲。

雜誌·藝術文

雜誌·藝術文



史忒芬·海姆像

第一章

（此處有模糊文字，難以辨認）

（此處有模糊文字，難以辨認）

人 類 質 素

（此處有模糊文字，難以辨認）

（此處有模糊文字，難以辨認）

（此處有模糊文字，難以辨認）

（此處有模糊文字，難以辨認）

因爲我的父親是個人質

第一章

『楊諾錫克！楊諾錫——錫——錫——克！』

乾癟的酒保這聲尖厲的叫喚，響遍了從餐室①通到十來步路外那間盥洗室的狹窄走廊。

楊諾錫克慢吞吞的開了門，哇的一聲回敬道：『到底什麼事呀？』

酒保深深的倒抽了口氣。他真想狠狠的罵楊諾錫克一頓。『用不着你的時候，你倒老耽在這兒。用得着你的時候，反而得到處喊你。來，快來！把水桶掃帚帶上來！』

楊諾錫克嘴裏嘀嘀咕咕，把門砰的關上了。

他喜歡樓下這份安靜。每逢客人打開門，從他身邊走過，到廁所去的當兒，楊諾錫克就老大不高興，因為客人一打開門走下樓，樓上總傳來一陣哇啦哇啦的吵聲——說話的聲音，還有留聲機裏發出來的一陣陣希奇古怪的曲調。

他喜歡這份安靜。他需要安靜，也需要一些時間來想上一想，因為他是個有條有理的人，也可以說是個腦筋比較遲鈍的人，他自己有了感想和意見，或者曉得了人家的感想和意見，就反覆思考，然後

① 原文是 *cell*，西洋旅館中烤肉的地方，旅館廚師即在該處當面烤肉供應食客食用。此處很難找到適當之中譯名，祇好譯為『餐室』。

再準確的把這些感想和意見歸納起來，分門別類的安放在腦海中一個個角落裏。他腦子裏一旦裝了些什麼，就能隨時隨地回想起來，還能聰明靈活，有條不紊的運用一下。

楊諾錫克並不着急。他從沒着急過。認識他的人沒一個記得幾時看見他着急過。就連那次在克蘭特諾煤礦裏，礦井塌下來的時候，他也不着急，當時那些礦工，大叫大嚷，滿處亂跑，活像掉在陷阱裏的耗子，可他卻一點不着急。他撿起自己用的工具，因為他也许還會用得着。他仔仔細細的把自己那盞探礦燈的光度調整了一下，好省點乾電。然後他就等着，等着，等到後來那些人明白自己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不再嚷了。隨着大禍而來的是一陣死寂，當這些人麻木的腦筋裏想到『該怎麼辦？』這個難題的時候，他就像一個首領那樣走了出來。

楊諾錫克並不着急。他又聽見酒保在叫喚了。

他從壁櫥裏拿出掃帚、水桶和抹布，又湊着臉盆的水龍頭，把水桶盛滿了水，這才一步一步踏着重重的步子，慢慢走上樓去。

樓梯上，有個穿着德國軍官制服的人一路踉踉跄跄的衝下樓來，幸虧他一向踏步穩重，才沒給撞倒。這軍官醉眼惺忪，臉色蒼白，正想找什麼扶扶手。他一把揪住楊諾錫克那寬闊的肩膀。

『站穩，站穩，老總！』楊諾錫克說道，『祇要一直往前走——就到了。』

這個醉鬼却另有打算。他把楊諾錫克的身體半當靠山，半當嚮導的逕自滑下去，蹲在樓梯上。他把頭埋在手裏，哭了起來，出聲的抽抽答答，那副樣子真妙，簡直就像娘兒們在哽咽。

看上去倒挺可憐，不過楊諾錫克却不覺得他可憐。他聳聳肩膀，便走上樓去。

『我當你不會來了呢！』酒保對他劈頭就是這麼一句，『借光，借光，各位先生！』他哀求苦惱的一一作揖打躬。

站在酒櫃邊的人給楊諾錫克讓開了道，楊諾錫克正望着那堆髒東西。他在樓梯上碰到的那個醉鬼剛才嘔了一地。

楊諾錫克不滿的微微搖了搖頭。

『來，把它掃掉！』一聲刺耳的聲音，說的是德國話。

楊諾錫克抬眼一望，朝一個納粹軍官的臉端詳一下。

『把它掃掉！』酒保用捷克話重覆說了一遍。他分明存心要讓旁的客人都聽到，又故意扯高嗓子說下去道：『你幹嗎偷懶？你應當給這幾位先生賠個不是，大家等你來打掃，等了半天啦！曼涅斯咖啡館的餐室到底不是豬圈呀，呢？』他神經質的呵呵大笑了。

楊諾錫克便動手打掃。那個軍官回過頭去跟另一個軍官說，『這些捷克人真是懶骨頭——又吊兒郎當，又沒有紀律。就看那個管茅房的吧！』

第二個軍官對頭一個軍官的意見並不感到興趣。『我們不該帶葛萊斯奈柏一塊來。』他咕噥道，『他真掃興。多喝兩杯酒就受不了——變得婆婆媽媽的，還嘔得到處都是。』

頭一個堅持自己的說法。『讓他盡量去嘔個暢吧。那些捷克人才不敢攆我們出去呢。他們多斯文，多懂規矩——連說聲「叱」都不敢，甯提撇下我們走出去啦。我們如今已經把他們訓練得乖乖的

了，我親愛的馬許門。你瞧，他們害怕，生怕撇下我們走出去，會得罪我們！」

他喝了一聲「叱！」就神經病似的呵呵大笑起來，笑得渾身打着顫。

那些坐在枱子邊、站在酒櫃旁的捷克老百姓都不講話了。在布拉格的上等市民當中——這等人常常光顧曼涅斯咖啡館——通常十個當中倒有九個懂得德國話。

一個身坯結實的年青人，他原坐在角落裏一張枱子邊，現在站了起來。「伙計，來賬！」他回過頭去對他的同伴說，「我看咱們還是走吧，帕羅考許。這兒的空氣真有點兒太悶啦。」

那個滿懷政治野心的軍官側身走到這年青人身邊。他的脚步有點踉踉跄跄。走到枱子邊，他使勁挺直腰幹，說：「我是柏特柴上尉，陸軍第四三一師的。你是什麼人？」

那年青人一聲不吭。

「你是什麼人？」柏特柴再說了一遍，聲音更響了。

「我叫彼德·洛柏考維茲。」

「啊，洛柏考維茲先生，你要走是不是因為你不喜歡我，還是不喜歡馬許門中尉，還是不喜歡那個受不了這兒的臭酒^①的可憐的葛萊斯奈柏中尉呢？」

洛柏考維茲可拿不準怎麼回答這句存心找碴的問話才好。這個柏特柴上尉分明是多喝了幾杯酒。隨便你說什麼話恐怕都會惹起一場糾紛來，而且馬上就會有一批警察來干涉這場糾紛——這些趕來干涉的警察，總是護着德國人的。

① 照原文直譯應是荷蘭白酒，也就是杜松子酒。

他非得當機立斷不可。

『我有個約會。』他說。

柏特柴上尉咧開嘴笑了。『可是你起先不是說這兒的空氣真有點兒太悶嗎？』他笑笑不笑了，向洛柏考維茲走近去，『這兒的空氣要是對我和馬許門中尉都挺適合，那麼對你們捷克人不見得不適合。明白嗎？』

『說得對。』洛柏考維茲說。

『這才像話，像多了。』柏特柴客氣起來了，『我要你同我跟馬許門中尉爲此喝盃酒。你瞧——』他向衆人把手一揮——『祇要你們捷克人願意跟我們合作，我們就可以相處得很好很好——真的好很好。』上尉揪住洛柏考維茲的胳膊，身子搖搖晃晃的回到酒櫃邊。

楊諾錫克一邊拿抹布抹着地板，一邊惶恐不安的看着這一幕。沒一個人料得到在德國軍官任性胡搞，存心想要教訓捷克老百姓的當兒，會出什麼岔子。

顧客中間有一個叫白雷達的，他非得找那個人談談不可，那個人也非得太平無事的脫身走掉不可。萬一顧客一打算走，就會得罪這個柏特柴上尉，那怎麼辦呢？

白雷達正站在酒櫃的一端，離開那些德國軍官最遠。他正悄悄的在呷一杯啤酒。

楊諾錫克收拾起水桶。身子一站直，就跟白雷達打了個照面。楊諾錫克朝着太平門點了點頭，這個暗號別人都沒看出，祇有白雷達看得出。

下樓的當兒，楊諾錫克猛的想起那個喝醉酒的軍官說不定還在廁所裏。楊諾錫克輕聲的咒罵了

一句。待會兒白雷達會走下樓來，可是他們連談句話都不能。今天什麼事情都這麼警扭！

可是真出乎意料，楊諾錫克一個人也沒看見。他仔仔細細的察看一遍，可是那個醉鬼——他叫什麼名字來的？——啊，對了，葛萊斯奈柏——那個醉鬼的的確確不在那兒。雖然楊諾錫克對那個醉鬼的命運並不挺關心，雖然他最最掛心的是他要從白雷達手裏接到的那份通知，但還是不由自主的想到那個軍官。那傢伙一定走到什麼地方去了！

他恐怕打從那扇小邊門走到埠頭上去了吧。

也許他該看個仔細弄個明白吧？埠頭不怎麼寬，也沒欄杆好防着人家失足摔進摩爾達河①裏去。

當初楊諾錫克肯幹曼涅斯咖啡館這份管茅房兼打雜的差使，他的動機裏有一點就是看中了這扇小邊門好通向埠頭去。楊諾錫克心想，聰明人總是給自己留條退路的。

楊諾錫克看中了曼涅斯咖啡館的周圍環境。他得找一塊能夠從容不迫跟人會面談話的地方。在替顧客擦皮鞋的當兒能夠討論和安排好多少個計劃呵！哪怕替顧客那麼刷下衣領，也可以趁機偷偷說一兩句話——傳遞一個緊要的通訊處啦，傳遞一個迫切的警告啦。

他一下班，就可以把情報留在放着一些急救藥品的小藥櫃裏——小藥櫃裏放着一瓶碘酒、紗布、棉花、酒精諸如此類的藥品。小包裏也可以不受到檢查，雜在洗好的和要送出去洗的衣服裏混進混出。

① 摩爾達河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波希米亞盆地，流經布拉格，全長二七〇哩，流入易北河。又名維爾塔伐河。

洗衣店的跑腿是靠得住的；事實上當初還是他通知楊諾錫克說曼涅斯有這份差使好幹呢。

最後一點好處，就是可以從河上通到這兒來。曼涅斯是造在一個一直通向摩爾達河的埠頭上。底層就是咖啡館；在納粹還沒開進布拉格以前，頂層是租給人家開展覽會用的。納粹進來以後，曼涅斯就不再是捷克蓬勃發展的現代藝術的中心了。

從咖啡室穿過一條走廊，左邊就是酒吧間和餐室。右邊是通到廁所和貯藏室去的樓梯。樓梯腳下有扇門通到河邊去。

楊諾錫克是一個精諳水性的人。他接受了這份工資很小的差使。有時他也拿到小小幾筆外賞。反正他過慣了分文不名的生活，必要的話，他還肯賠老本來幹這份差使呢。

他在曼涅斯已經幹了四個多月了，這是他一生中最最安靜的時期。早年，他在組織礦工的時候，或者生活在摩拉維亞①農場工人中間的時候，他一直給逼得沒安定過——改姓換名啦，搬家遷居啦，偶爾還要坐坐牢房。可是現在呢？——他暗自微笑了一下——他有了一個溫暖的小小藏身之地，這地方還有一扇後門呢，看起來好像官方，捷克方面也好，德國方面也好，全都把他忘了，要不就是還沒發現他。

啊，楊諾錫克可不是傻瓜。他知道這種日子決過不長。遲早總有一天他會給逮捕，到那時候他的一切也就全都完了。這，他倒並不怕。以前他參加戰爭的時候——那回他打了四整年的仗——他知道自己可能會挨上一顆子彈。一個當兵的總得冒這種風險。如今他又是一個當兵的了——不過這回

可是自願的。

門開了。剛才在酒櫃邊喝啤酒的那個人進來了。

『給我塊肥皂。』白雷達說。

楊諾錫克給了他一塊肥皂和一條毛巾。他趁這個人在洗手的當兒細細端詳了他一下——他一大手長得很有樣，看了這雙手，你心裏就不由充滿了信心。

『我們可以談談，』楊諾錫克開腔道，『不過說得簡短一點。我要你趕快離開這兒。樓上那些軍官——』

『他們在惹事生非，』白雷達講道，『這些個大叫大喊的吹牛大王。他們這會兒正在惹一個人，這個人你應該認識的——我想是你從前的老闆吧。』

『我的老闆？』楊諾錫克問道。

『是啊——李甫·潘利辛格，煤業聯營公司的。如今克蘭特諾所有的礦山全歸他所有了。他跟一個不知道什麼醫生在這兒，那傢伙叫華勒史丹。華勒史丹正在跟納粹講心理分析的課呢；他滔滔不絕的說着，好教他們聽得忙不過來，暫時安靜一會兒。這倒真好玩。』

白雷達仔仔細細的擦乾了手，把毛巾還給楊諾錫克。

『好吧，』他說，『一切都準備好了，也安排好了。今兒是禮拜四。下禮拜二，至遲禮拜三，那些駁船就要經過這兒，要在這兒耽擱一天光景。我們不挺清楚要泊在哪個碼頭——碼頭工人會負責調

查這件事的。就我的小組來說，我們的工作是幹完了，那幾捆東西已經預備好了。碼頭工人知道他們得趁軍火從駁船上卸到貨車上以前，完成他們那份工作。呃，把這地址記住：斯米考夫斯卡街六十四號，華茲里克。你說一遍。」

『斯米考夫斯卡街六十四號，華茲里克。』楊諾錫克慢吞吞的說，『我忘不了。』

他們相對望望。他們覺得也許還該說些什麼，說些重要的話，意味深長的話。可是誰也沒把自己的心情吐露出來。他們光是握握手。

『要有什麼特殊情況，我會再來的。』白雷達說。

楊諾錫克轉過身去洗臉盆。

那個人悄悄關上了門。

原來李甫·潘利辛格在這兒。楊諾錫克心想道，我居然沒認出他來。真怪——我以前還時常跟他辦交涉呢。當時他堅決不肯給我們新木料來頂住礦井。木料值錢，人命可不值錢。那麼小的一筆錢——在李甫·潘利辛格可算得上什麼！說起來，祇要這兒刮幾個錢，那兒刮幾個錢，積起來就有好幾百萬了。可是彼特加，他在一大堆石頭底下給砸得粉身碎骨的時候，他那張臉啊——彼特加還是那麼小的一個小孩子哩！

他待會兒要上樓去，仔細的端詳潘利辛格一番。就像當初他看着彼特加的臉那樣仔細的看他一看。在這種世道中，他想，你得仔仔細細的弄清楚一切才成。

樓梯上響起了一陣急匆匆的脚步聲。酒保從門縫裏探進頭來。『喂——那位軍官在哪兒？叫他

快點上來，別忘了扣上褲子的鈕扣。』

『我不能叫一個德國軍官扣上褲子的鈕扣。』楊諾錫克冷冷的說，『這有傷他的尊嚴。』

『跟他說柏特柴上尉這麼吩咐的。』酒保說，『他要走了。謝天謝地他們到底在這兒混膩了！』

說完這話，就嘆了一大口氣。

楊諾錫克需要一些時間。他需要一些時間好讓自己想一想，也好讓白雷達趁此脫身。

『你認識，』他問酒保說，『奧吐·克魯柏雪卡嗎？就是以前在席士科夫開金天使酒家的那個人。』

『你那位奧吐·克魯柏雪卡跟我有什麼相干？』酒保答道，『我得趕緊回到上面去，請你就這麼通知那位軍官吧！』

楊諾錫克走到門口，一把揪住酒保的胳膊。『不過我要是跟你講到克魯柏雪卡的事，那就是件要緊大事——你明白嗎？』

酒保身子一縮。『讓我走！』

楊諾錫克不慌不忙的說下去道：『這個克魯柏雪卡有一個年青的老婆，她做得一手好肉丸子，肉丸子和一種加大量胡椒粉的特別作料。那種作料一定還配了什麼東西——克魯柏雪卡說什麼也受不了她那一套——你明白嗎？』

酒保一邊想到自己的任務，一邊又想聽完這個故事，真給弄得苦透了。『我非走不可啦，』他說，『看在老天爺份上，趕快說吧。』